

## 时间长了，才知道，赵伯伯 “有意思”的地方还真不少

1965年初，我随父母从湖南长沙来到山西太原。当时，父亲在湖南，感到气候不适应，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调到河北工作。

冀中一带是我母亲的家乡，也是战争年代父母所在部队活动的地方。1958年，父亲曾经下放到河北省文联，在保定办公。他也曾以作家身份下放到石家庄国棉一厂。

上级回复，河北文联的干部下乡四清去了，一时联系不上，问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到山西省文联？父亲一想，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几位作家他都认识。孙谦还是他在电影局时的同事，就同意到太原。

住到了几天招待所后，我们一家大小被带进一间像庙堂一样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告知这是我们的新家，并征求父母意见，如何简单装修一下。记得当时，我们眼中充满好奇，心里却感到从里往外的凉——这房子能住人吗？抬头可见年深日久的梁、檩、椽之类的木建，屋内没有暖气。据说，山西省文联对我们家的到来，没有思想准备，文联主席马烽见到我父亲时说：你何时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显然，父亲以为，山西文联同意接收，组织联系就没有他的事了，他自己并没有与山西文联商议具体安置事宜。

我们看到的这处大院是南华门16号，院子外面的牌子上写着“山西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院内西面一排房是民革的办公室，东面住着文联另外两户人家。人们从胡同经过，看到我们院的牌子总是很

好奇，打量我们的眼光也很特别。

几天之后，文联已将庙堂一样的正房上了顶棚，连同东西两侧的耳房，隔成四间，并另盖了厨房。所在院落里，公厕。

人际的温暖也慢慢有了。

我们居住的大院左侧，有一个小套院，套院里住着先我们几个月来到太原的赵树理一家。我们两家都曾在北京居住多年，但因不住在一处，并不熟悉。

一天，一个身着浅灰色薄呢大衣、个儿挺高的人登上我们家门前的高台阶，还没进门就大声道：“老邢，你来了啊？”爸爸迎了上去。看上去他们很熟，也很随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树理伯伯。他黑红的面色，脸上的褶皱很深，但人很精神，说是刚从乡下回来。赵伯伯四下打量着我们草草安就的家，和我父亲说：我的书都在办公室了，家里有两个书柜闲置，搬来你用吧。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家带腿的家具全卖掉了，现在机关虽配备了日用家具，但地上一堆纸盒里的书，仍塞不进公家给的两个书柜。

过了两天，赵伯伯让儿子二湖、三湖将书柜搬了过来，他自己也乐呵呵地跟了进来。他的书柜上都是推拉门，上面两扇是普通玻璃，下面两扇粗看像是嵌进两块大理石。爸爸摸着下面的柜门正想看个究竟，赵伯伯笑着说：“这也是玻璃的，是我自制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他见我们一家那么感兴趣地望着他，就连说带比画地讲起这仿制大理石的做法。他说，先弄一大盆清水，待水平

稳后，再用毛笔蘸上墨汁，迅速在水面上画出想要的花纹，然后不等墨汁沉落，很快将宣纸铺在水面上，再把纸平着提起趁湿贴到玻璃上，玻璃的另一面就

# 难忘赵树理

□邢小群

显出了大理石的图案和纹路，和真的

一样。接下去，他又讲了贴宣纸的考

究，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津津乐道的

神态，心想，赵伯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时间长了，才知道，赵伯伯“有意

思”的地方还真不少。每当他的小院

传来悠悠的胡琴、笛子声，那就是告

诉大家，我老赵在家里。我的两个弟

弟和赵树理的小外孙同龄，是一块玩

的小伙伴，这时，早就跑到赵伯伯的

屋子里在他的身旁雀跃了。我们大点

的女孩子，也经常禁不住引诱，想到

他屋子里多站一会儿，听他讲点什么

，总觉得话从赵伯伯嘴里说出来特别

俏皮、有味。记得明代解缙与财主智

斗的故事就是从赵伯伯那里先知道的。

赵伯伯讲述故事、说笑话，带着浓

浓的乡音，加上他的幽默，总让我们

乐而忘返。

父母常叮嘱我们无事不要到赵伯

伯家打扰，可谁让他那么有意思呢！

赵伯伯跟他的儿子二湖还有我大姐聊

天时，常说起《红楼梦》。那时，我看不

进去《红楼梦》，觉得林黛玉太娇气。

大姐说，《红楼梦》里的诗词，赵伯伯

背了一段又一段，并给他们讲解诗词

的意思。赵伯伯知道我大姐喜欢医

药学，就告诉她《红楼梦》里的那些药丸

为何那么讲究。讲完后，我妹妹遇到不会做

的算术题，也去问赵伯伯，因为他总是

有问必答，耐心和蔼。有一次他告诉

我妹妹，题的答案可以告诉你，但步骤

不能说，我用的是土办法，你不能学，

学了就入了旁门左道，你们老师该对我

有意见了。

那时，我们正是很有求知欲的

年龄，赵伯伯对我们是个谜，我们

很难想象他有什么事是不知道的。

我还向赵伯伯学会了搪火炉。

赵伯伯家厨房的灶火很特别：一个

炉膛，大、中、小三个火口通过烟道

串在一起用。外面炒菜时，中间的

熬稀饭，里面的温热水，炉膛不大，火很旺。赵娘告诉我：“我们家的火炉都是老赵糖的。”快入冬了，我媽不停地嚷着炉子的事。我自告奋勇承包了三个铁炉子的搪

抹工程，他们以为我是冒傻气。其实，我心里有数，师傅就是赵伯伯。赵伯伯告诉我：往粘黄土里放盐，比放碎麻、碎头发之类的东西结实，炉膛不在乎大而在乎形状。

抹泥的时候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要从下往上一层压住一层，从薄往厚。

搪好后，不能只烤干或晒干便

要，必须用炭火一鼓作气将里外烧得通红，等凉了就非常结实。照他

的指点，我搬的炉子使全家大吃一惊。他们奇怪我何时学会这一般

手艺？那年，我还没有到十四岁。

赵伯伯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他经

常下乡或外出，但他一回来，院子里的气氛总与平时不一样。有一次，他外出回来，端着两碗烟面进了我家：“老邢，尝尝老关做的烟面！”老关是赵伯伯的老伴，我们叫赵大娘。爸爸一边吃，一边说：“不錯，不错。”赵伯伯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出门最想念的就是老关做的面。”边吃边说起山西人的面条有多少种做法和吃法。后来，赵大娘几个都学会了做烟面。从爸爸的口气中知道，他和赵伯伯的交

往并不深，后来还提到，在“反右倾”、“批判‘中间人物’的时候，爸爸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党团召开的批评赵树理、邵荃麟的扩大会议。

尽管他早就意识到那些批评很过头，但以后的环境、气氛使他从未正面

对赵伯伯有所表示，他内心多

有些不安。未承想，这一切早就在赵伯伯哈哈的笑声中化解了。

多年以后，一提起赵伯伯，爸爸总

是感怀他的心胸宽阔、为人厚道。

“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

到了批斗，他被关进监狱，

在监狱里，赵伯伯每天只能吃

一小块白米粥，每天只能睡

两个小时，每天只能洗一次澡。

赵伯伯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

1970年，赵伯伯含冤而死。

1969年初，我同赵二湖等一起

到洪洞县插队。赵树理伯伯却受

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于1970

年9月23日含冤去世，享年64岁。

赵二湖在他父亲昭雪后又生活

了40多年，于2021年4月6日病

逝，享年74岁。

殃。他家门外贴满了大标语——名目很多。我因为热衷于在学校闹革命，回家很少，没有看到赵伯伯被抓走游街、批斗。但我知道，有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让他站在摞起来的桌子上，然后踢倒桌子，赵伯伯摔倒在地，断了三根肋骨。以后，赵伯伯在家的时候就多了起来，我每次回家见到他，都觉得他衰老了很多。

在这期间，我们家也“沦陷”了。

各路人马来了去，去了来，抄了

又抄，好像谁家都怕落后。父母索

性躲到外面去了，家里只留下我们

姐弟兄妹六个和我们的继祖母。那

年我大姐18岁，我弟弟才7岁。有

一天深夜，院里一阵狗叫，我们被惊

醒，擦开窗帘的一角，一看，好家伙，

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叫我们开门。

就在这时，赵二湖从套院翻墙过来了。

他后来说，不开小院门，是怕引狼入室。二湖那时年方二十，他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架势，对那伙来人说：

“人家大人不在家，家里都是女

孩子，你们有事白天来，要不，传出

去对你们不好。”二湖交涉之际，其

他的邻居也陆续出来帮腔，这群人

才悻悻地撤出大门。

事后，我们向二湖表示感谢。二

湖说：“我睡得死猪一样，我爸夜里睡

不着，听见外面有响动，把我推醒，让

我过来看看，说你们家多是女孩子，

大人不在家，别出什么事。”赵伯伯那

会儿因肋骨被打断，正犯胸膜炎，哮

喘病，一夜一夜不能躺着睡，只能坐

在火炉旁。没想到这位病殃殃的老者，竟成了我们的保护神。

1969年初，我同赵二湖等一起

到洪洞县插队。赵树理伯伯却受

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于1970

年9月23日含冤去世，享年64岁。

赵二湖在他父亲昭雪后又生活

了40多年，于2021年4月6日病

逝，享年74岁。

“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

到了批斗，他被关进监狱，

在监狱里，赵伯伯每天只能吃

一小块白米粥，每天只能睡

两个小时，每天只能洗一次澡。

赵伯伯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

1969年初，我同赵二湖等一起

到洪洞县插队。赵树理伯伯却受

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于1970

年9月23日含冤去世，享年64岁。

赵二湖在他父亲昭雪后又生活

了40多年，于2021年4月6日病

逝，享年74岁。

“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

到了批斗，他被关进监狱，

在监狱里，赵伯伯每天只能吃

一小块白米粥，每天只能睡

两个小时，每天只能洗一次澡。

赵伯伯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

1969年初，我同赵二湖等一起

到洪洞县插队。赵树理伯伯却受

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于1970

年9月23日含冤去世，享年64岁。

赵二湖在他父亲昭雪后又生活

了40多年，于2021年4月6日病

逝，享年74岁。

“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

到了批斗